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儀

(中)

著翬培胡

行發館書印務商

儀禮正義

卷十五

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楯如初。

司馬正於

是司馬師亦〔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命取矢以下六節。皆三射之始事也。再射之算尚未視。獲未數。賢獲未告。中

坐乘矢。而司馬與司射所掌之事。與所用之地各異。故乘司射發命之隙。使有司各供其事。並行而不相悖。賓諸公卿大夫

而司射既請三射於公。可直入次而命三耦矣。禮之所謂連而不相及。蔑而有間。此其可驗者也。〔疏〕正義曰。此

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

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

主於束矢而言。蓋見其不在如初之中者也。盛氏曰。異束之者。人一束也。束之。亦於楯上。卒。束畢也。散云衍。

非。章氏協夢曰。束。亦束其上握也。鄉射記。簋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云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者。賈疏云。公卿

皆異束。但言大夫者。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士矢不束。大夫束之。故云尊殊之。云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

示親也者。郝氏曰。左右撫之。數衆矢也。進束。謂既數衆矢。而後進不束之矢於楯。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盛

氏曰。撫矢之位。鄉射禮云。當楯南北位。此宜亦如之。委矢于楯。北括。束茅於矢。上握。則束矢之處於撫矢者爲

近矣。既撫而復親束之。乃云進者。蓋撫手及之而已。束則於當楯之位又少進也。郝氏云。進所束之矢於楯。然則未

〔疏〕

正義曰。注云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者。釋官曰。周禮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

之官目之也。注猶未盡善。胡氏肇昕曰。此篇如賁侯釋獲者獲者之類。多以事目其職。此矢人卽有司。而云矢人者。以器名其官。猶以事目其職也。云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者。方氏苞曰。再射。賓取矢於堂西。故以矢授於西堂下。以備三射之取也。舉賓之矢以見例。則公之矢。以授於東堂。公卿大夫之矢。以授於次中。可知矣。射畢。凡與射者。皆授有司弓矢。故不列數也。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此言其升。前小〔疏〕正義曰。注云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楅者。張氏爾岐曰。方司馬釋弓反位。猶大

右射訖取矢

司馬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

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二算爲純。純猶全也。偶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作蹙。每

委異之。易枚〔疏〕正義曰。枚。徐本、通解。俱作校。陳闓監、葛、俱誤作效。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

又從之。與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更端。故起。東面坐。少比於〔疏〕正義曰。比。校勘記曰。徐、陳、通解俱作北。○散氏曰。此坐字衍文。鄉射無之。坐兼斂算。實于

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案釋獲者在中西。東面

故此數右獲。則注云少南就右獲。數左獲。則注云從中前北。又云少比於故也。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之勝獲之

算也。執之者。〔疏〕正義曰。北面告于公。校勘記曰。陳闓監、葛、俱脫告字。○盛氏曰。若右勝。則曰右賢于齊而取其餘。〔疏〕此亦君禮之異者也。鄉射禮曰。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

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

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疏〕正義曰。實八算于中。校作實。○盛氏曰。此算獲及飲不勝者之法。皆與鄉射無異。則亦以習禮樂而非別賢否可見矣。若果爲將祭擇士之禮。豈可不分各耦而較其中之多少哉。

右數左右獲算多少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疏〕正義曰。敦氏曰。亦適堂西命之也。張氏惠言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

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疏〕正義曰。敦氏曰。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盛氏曰。蓋以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爲之。韋氏協夢曰。司宮士位本亦在西方。知將奉豐。故先俟于堂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

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疏〕正義曰。盛氏曰。弟子。謂士之少者也。位在西方。者。射爵猶罰爵略之。章氏協夢曰。勝者之弟子。即燕禮所言之庶子。周官

宮伯所掌者也。庶子在宮中。如宿衛之官。宜亦隨公出入。射以有事爲榮。故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散。其亦旅酬下爲上之意與。方氏苞曰。鄉射禮執弓反位。以弟子皆與射也。大射弟子不與。故反位不執弓。蓋洗觶本未執弓也。案義

疏云。鄉射禮言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此乃言酌散者。鄉射一舉。故無所別。此君禮。有膳有散。故于酌射爵之始明之。下僕人師繼酌不言散。以此準之。亦酌散也。及賓飲公夾爵皆酌散。惟公爵酌膳。其義可知已。故經凡六酌方壺。

獨載其五。注云。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略之者。賈疏云。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注云。觶。陳設兒。觥。罰爵。不手授。此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也。獻酬之爵。皆手授之。此不手授。故云略之也。司射袒

執弓挾一个。搯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挾弦。〔疏〕

正義曰。司射袒執弓。校勘記曰。袒上。唐石經。徐本。楊。放。俱有遂字。○敦氏曰。司射袒亦決遂。文者耳。東

面命之。于次中。方氏苞曰。出師之禮。司徒搯扑北面誓之。故鄉射禮司射搯扑北面于三耦之南。以三耦州之子弟。

可以師長之道臨之。大射之三耦皆士。而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固襲說決拾矣。

公卿大夫並列射位。故司射之面位必異。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以射畢之時降堂。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附。無所挾也。〔疏〕正義曰。注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以射畢之時降堂。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更祖。

決遂。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三耦公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疏〕正義曰。賈疏云。大祭。今若在于不勝者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盛氏曰。疏爲此說。以護注耳。其實非也。算獲既以左右計之云。其數中不數中。亦執從而辨之哉。褚氏寅亮曰。鄉射之三耦及衆射者。先止于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于射位。此則射畢而即已立于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

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疏〕正義曰。勝者先升。升堂少

重。○方氏苞曰。鄉射曰一耦進。以立于中之西南也。此曰一耦出。以位在次中。注云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者。相飲之禮。謂獻酬之禮也。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褚氏寅亮曰。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正乃作

其升飲。異人爲之。亦諸侯宜多也。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

禮也。右手執觶。〔疏〕正義曰。注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上云。卻左手。右加弛弓于解。左手執弓。其上。是受罰罰手未釋弓。執觶于右手爲便。故知左手執弓也。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

降而少右。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正義曰。方氏苞曰。耦次在洗東南。鄉射復逆行。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禮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彼射者

州之學士也。必過於司馬之前。以察其儀度。大射之耦。則公卿大夫士。降階而經適次。於禮乃宜。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

師酌者。有使之代弟子也。〔疏〕正義曰。退俟于序端。校勘記曰。俟誤作次。○歆氏曰。自此以下。辯爲之酌。

僕人師不背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俟時而共之耳。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

此耦謂士也。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疏〕正義曰。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不升。則立於射位也。大夫既飲耦。乃耦弓而反位。朱大詔曰。實。字之衍也。賓與公爲耦者也。耦不升。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鄉射曰。大夫飲則耦不升。與此同。賓之耦則公也。安得云不升。此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者。尊諸公卿大夫也。下云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者。著賓及諸公卿大夫飲之節也。此賓涉下而衍。

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在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

〔疏〕正義曰。洗升實解。校勘記曰。賓。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實。○敖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

亦授之於席前也。鄉射禮。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若飲公則待射者降洗角解。升酌散降拜。侍射。實也。飲君則不敢。〔疏〕正義曰。破曰。角解。賈疏以爲以兕角爲之。對下文飲君象解而言。仍是三升之解。非四升曰角之角也。盛氏曰。實將自飲。故用角解。云從致爵之禮也者。凌氏釋例曰。凡大射飲公。略如賓。賤爵于公之禮。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

解。觴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實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實升成拜。公答再拜。實反位。公坐取賓所饌解。與惟公所賜二禮。大略

相同。惟飲公之禮。公卒此解。賤解之禮。公取此解爲士舉旅。爲小異耳。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賤觴于公之禮是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公卒解。賓進受解。降洗散解。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

燕也。夾爵。亦所以恥公也。〔疏〕正義曰。敖氏曰。賓坐祭以下。此與賤解之禮同者也。以致者。亦奠于薦南。公卒

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解以下。此與賤解之禮異者也。所以謂之射爵也。方氏苞曰。公酬賓。賓再拜稽首。

儀禮正義 卷十五

公荅一拜。至飲射爵。賓致爵。則荅再拜者四。不惟荅賓之親獻。及夾爵陰。以事有未當。雖尊者宜爲禮屈。重自抑下。所以養成其德性。俾凡事不敢自是而求助於賢臣。所謂各釋己之鵠也。又曰。公卿大夫飲射爵。亦於西階。所以示法行於貴。而後可以齊衆也。君則卒俎於阼階之位。貴有常尊也。公卿大夫之飲。耦不升。君則賓親獻而夾爵。上下之辨則然。而飲不勝之爵與衆耦同。又使君知罰。不敢行而躬宜自省也。注云夾爵亦所以恥公也者。韋氏協夢曰。凡飲罰爵者。皆不勝者自飲。而勝者不飲。此賓復酌自飲者。嫌公獨飲。有示罰之意也。注未當。云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者。張氏爾岐曰。注未引鄉射文。若云。若飲君用燕禮致爵之法。其異者夾爵耳。賓坐不祭。

卒俎降奠于筵階西東面立。射爵。不祭象。賓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賓者。司正也。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席爲今文席爲筵。〔疏〕正義曰。胡氏承琪曰。周

禮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疏云。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爲席。故其職云。設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于奧。是也。然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爲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承琪案。筵席散文固通。然此經上下文多言席。惟上文司正以命升賓之升復筵。彼古今文既皆作筵。卽不必破爲席。此卽古文作席。故疊今文不用也。又見士虞禮記。若諸公卿

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爲耦。而疏正義曰。以尊爲耦。校勘記又不勝。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疏〕正義曰。尊下徐本。楊氏俱有與

卑二字。通解無。注云此耦亦謂士也者。敦氏曰。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韋氏協夢曰。耦亦謂與公爲耦。大夫與卿爲耦。士與大夫爲耦者也。注獨指士而言。義猶未盡。褚氏寅亮曰。經無諸公卿不與士爲耦之明文。則安得衍此三字。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罍。徹。除也。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筵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筵。爲大侯。獲者設

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疏〕正義曰。敦氏曰。爲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巾車設尊。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疏〕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也。或脫

一壺字耳。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俟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卽篇首之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略。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盛氏曰。敷說當矣。注以此尊專爲大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云服不之東北。此其地一也。一地而兩尊。或先或後。亦理之所無者。注又云。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尤屬飾說。因燕而射。君或可以不與。未聞大射而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乎。云南上。是亦有玄酒矣。獻獲者而有玄酒。以祭侯。故重之也。韋氏協夢曰。此卽前經司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者。彼歷言其地而已。至是乃陳之。猶卿大夫之席。前已言其地。至既獻。乃布之也。注以此尊與前爲二尊。此洗與前爲二洗。服不與獲者僅六人耳。而必異尊與洗。有是理乎。褚氏寅亮曰。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朱氏大韶曰。侯。字之衍也。鄉射大射並獻獲者與釋獲者。此獻也與獻工同。非爲侯祭也。考工記梓人曰。祭侯則爲位。經不言爲位。知非祭侯也。云服不。云貢侯。云獲者。異名而同實。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貢侯。以其唱獲。謂之獲。以其執旌背侯而俟。謂之貢侯。大射則謂之服不。舉其宜也。下文獲者適右个。卽服不也。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貢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案經言實一散。下服不祭侯云。司馬師受虛爵。虛爵卽此散也。蓋同馬正但獻服不。其二侯之獲者。司馬師獻之。下文所云洗獻饌僕與巾車獲者是也。司馬正所獻者。祇服不一人。以其通稱。故云獲者耳。篇首云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卽此云尊于服不之東北。大侯之乏。卽服不之位也。篇首云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卽此云設洗于尊西北。尊卽獲者之尊。篇首目其事。此則當事而設也。尊爲服不設。非爲侯設。故疑爲衍。案義疏云。此經大概與鄉射同。其異者鄉射一洗一尊。釋獲與獲者共之。此獻釋獲與鄉射同。獻獲者則侯之西又別有尊及洗。其尊上下仍有等焉。又鄉射一侯。此用三侯。則獲者亦三。以壺言之。經明兩獻酒。東面南上。有上則有下可知。上者尊。則下者卑。又可知。服不司馬皆尊。以司馬正而獻服不。則應酌上尊。隸僕人與巾車獲者則卑於服不。司馬師又卑於司馬正。其獻也應酌下尊。此兩壺之別也。又云。此設尊洗之處。近于侯乏之間。獲者執旌時往來於此。若早設之。亦虞望礙。故俟時而設。非關君之射不射也。既張三侯。君雖不射。大侯之獲者亦當獻之。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之射不射也。既張三侯。君雖不射。大侯之獲者亦當獻之。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疏〕正義曰。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者。張氏爾岐曰。服不卽獲者也。前此皆言獲者之者。洗酌皆西面。〔疏〕以其事名之。至此乃著其官。是尊大侯也。敷氏曰。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也。司馬

正獻亦異之。獻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近其所〔疏〕正義曰。注云近其所爲獻者。張氏爾岐曰。服不時蓋亦西南面。爲獻。以侯之故。則侯是其所爲獻也。故近侯而

不近。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不侯卒爵。略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疏〕正義曰。敫氏曰。既拜送而反位。亦爲其不拜既

獲者亦反東面。張氏爾岐曰。此注可疑。當以經文爲正。服不之徒。或在司馬師所獻之中耳。韋氏協夢曰。注非也。服不爲三侯獲者之長。而位爲下士。獻以司馬正宜也。若其徒雖爲大侯之獲者。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等耳。豈可與服

不同獻乎。且上經云實一散于簠。服不卒爵之後。司馬師即受虛爵獻。儀巾車與獲者。司馬正復用何爵獻其徒乎。蓋服不一人。司馬正獻之。而其徒則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皆受司馬師之獻也。

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疏〕正義曰。敫氏曰。薦於服不之東。俎在薦東。注云宰夫有司宰夫之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吏也者。釋官曰。周禮宰夫有府史。注云。府治藏。史掌書。各有專

司。故謂之有司。左傳哀公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注。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疑即此大射凡薦皆使宰胥。此獻服不獨使宰夫有司者。以此經有祭侯之禮。周禮宰夫職掌祭祀之薦羞。故使宰夫有司薦也。引鄉

射記者。以此經俎實無文。故引此以爲證。盛氏曰。獲者之俎。折以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者。鄉射禮曰。俎與薦皆三祭。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者。國君大侯

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服不言獲者。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服不言獲者。

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敫氏曰。此獲者即服不也。變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張氏爾岐曰。信如注言。司馬正皆獻二人。當用二爵。經文明言實一散於簠。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決是服不氏一

人。其徒則司馬師獻。儀巾車後乃獻之。盛氏曰。案上下注意。蓋謂國君大侯。服不與其徒負侯居之相代。司馬正獻服不訖。即獻其徒而後反位。亦非謂二人並獻也。但玩前後經文。負侯及獲者三侯皆有之。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蓋

周禮射鳥氏之職。以其取矢知之也。諸侯兼官。即以服不氏攝之。獲者專主唱獲。與負侯者並不相代。司馬正所獻。惟服不之長一人。其參侯干侯之獲者。及三侯之負侯者。皆司馬師獻之也。而注說之誤了然矣。云薦俎已錯。乃適右

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者。敫氏曰。有司與庶子既錯薦俎於地。獲者則以爵適右个。而二人復執薦俎從之。薦錯於獲者之南。俎在薦南。方氏苞曰。司馬獻服不。薦俎錯焉。亦非爲侯設也。服不不祭啐而適右个。不敢以己之餘

獲者左執爵右祭

祭俎不奠爵。不侑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常爲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如於北面人焉。北誤作此。故抗而射女。射。陳國監。葛、俱誤作設。彊飲彊食。彊。徐本俱作強。○敷氏曰。祭俎者。與取荆肺以

一手注之。難爲節也。褚氏寅亮曰。亦爲代候祭酒。尚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二手注引天子祝侯者。周禮梓人文。方氏苞曰。五帝三王之世。凡寇賊奸究。聽斷於士。

皆強橫之諸侯，故射之，正鵠取義於不舉侯，使貴賤少長同心於貫之，以示敵王所侮何也。祭有非報功而以聲其罪者，考工記所載天子祭侯之辭，乃周官太祝詛祝所謂

樂歌・非祭侯之辭・師禱所祭・於經傳無考・而後儒以爲祭黃帝蚩尤・祭黃
政說之辭・記曰・禱於所征之地・必以蚩尤爲戒・使不寧之方毋侮毋忽也・適左个

射禮曰。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若神在。後中者。以夕卽之至中。若神在。○正義曰。注俎與薦。校勘記曰。薦誤作俎。引鄉射禮者。證左右个及中爲三祭也。

而者，嫌爲侯卒爵，不北〔疏〕此正義曰，注北鄉，校勘記曰，北，徐本、楊、敖、俱作北，案張氏句讀作北。

卒爵與受爵不同。面。自是一禮耳。下釋獲者亦然。設薦俎立卒爵。賁

飲可知。
〔疏〕
正義曰：卒爵於廡，西面自若也。引觴納禮者，以禮者亦屬右面立也。是時司馬師蓋已北面於其東。殷氏曰：司馬師受虎

皆如大侯之福

亮曰：「此承服不後而洗。則是每獻皆洗矣。執僕人等則無所祭。云皆如大侯之禮。實不盡如也。」

云及參侯千侯之獲者。盛氏曰。獲者。謂參侯千侯之獲者也。三侯之貢侯者亦存焉。於是乃統言獲者。亦其事相聯也。釋官曰。司馬正獻服不。大侯之獲者也。司馬師獻獲者。參侯千侯之獲者也。云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者。賈疏云。隸僕人巾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也。吳氏廷華曰。經言如大侯之禮。而不獻於大侯可知。敷氏曰。言如大侯。則各就其侯獻之矣。其說是也。且三侯皆射。何得僅言成功於大侯。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張侯之時。量人在巾車之先。及君射而隸僕人婦侯道。隸僕人巾車得獻者。自後以及先也。經雖不言量人。其得獻可知也。敷氏曰。不言量人。或不與此獻。方氏苞曰。注與敷說。指皆未明。蓋大射自公卿大夫庶士以及士族食者。庶子皆受獻。隸僕人巾車參千二侯之獲者職卑事統。疑不得與於獻。故特著之。若量人制燔臚與饗人舉等。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並受主人之獻於適士中。若使司馬師與僕隸等同獻於侯側。非其倫矣。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疏〕正義曰。司馬下。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敷。俱有。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疏〕正義曰。盛氏曰。獲者。謂三侯之獲者。及貢侯者。以其事同也。吳氏廷華曰。獲者居乏。故設於其南。若巾車僕人。未嘗居乏。何必亦設於乏南。且經第言獲者。則隸僕人等雖同時獻之。或別獻於三侯之前。而薦於其位。未必有俎。未必有三祭。所謂知者。特大概言之耳。服不復負侯而俟。〔疏〕正義曰。盛氏曰。此貢侯者也。謂之服不者。著其以服不之徒。兼之也。周禮。服不氏下士。及其徒凡五人。而茲乃有六人者。以其兼射鳥氏之職也。是時三侯之獲者皆居乏。

右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

去扑者。扑不升堂。〔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司射適階西。適誤作釋。注辨中。辨。徐本。通解。楊。敷。俱作辟也。少南。辟中。〔疏〕注云。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者。釋獲者為大史。是又與獲者是式不同也。韋氏協夢。曰。不言獻大史。而曰獻釋獲者。容小史亦獻也。小史佐大史。大史獻。亦當獻之。猶獻服不而并獻參侯千侯之獲者。其禮與服不同。則獻小史亦與大史同矣。釋官曰。獲者。司馬獻之。釋獲者。司射獻之。小史佐大史釋獲。則獻

亦當及也。敖氏曰。洗鬴升實之。與獲者異。蓋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方氏苞曰。不近酌獻者之尊而實之於堂上。則別設獻獲者之尊。以祭辭稱不擊侯。不可與堂上同尊益明矣。云少南辟中者。張氏爾岐曰。獻釋獲者於其位之南。欲其稍遠乎中。與獻獲者近侯有異也。薦脯醢折俎皆有祭。惟祭一爲異。〔疏〕正義曰。服不之俎與薦。皆有其人。蓋亦有司與庶子與。釋獲受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

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

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搯扑以反位。爲將復射。

〔疏〕正義曰。盛氏曰。此司射倚扑之處。與鄉射同。倚弓矢之處。與鄉射異。韋氏協夢曰。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司射可直由階西適階下。必搯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右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實諸公卿大夫既射矣。聞之可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下言

有諸公卿大夫拾取矢。正射不鼓不釋。射後三耦及衆射者又拾取矢。此三事爲異。其餘竝如釋獲之射。○敖氏曰。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鼎之升者。有爲爲之耳。此言如初。未詳。疑衍。盛氏曰。初。謂第一番射。如初者。謂其

請射之辭也。敷以爲衍文。非。方氏苞曰。再射升堂而後請。特見於經。此如初。謂如初之請於階下耳。韋氏協夢曰。如初二字疑作公許。傳寫者因三射多言如初。而鄉射三請射又曰如初。由此誤耳。案義疏曰。初請射時。本自階下。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

反搯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是言〔疏〕正義曰。敖氏曰。執弓以次而

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卽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是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卷〕正義曰。

注反次外西面位。位。楊氏作立。三耦未有次外位。徐本無外字。通解有與疏合。云。總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者。謂第一番射時。但言司射反位。不言先。以三耦未有次外位故也。盛氏曰。三耦祖決遂之所。與其射位。皆在次中。但有南北之異耳。司射位自在中之西南。云先者。謂其不俟三耦之祖決遂而即反位也。注誤。方氏苞曰。方命三耦取矢。即反位。與再射異何也。再射。司射之事。皆在次中。三射。則事在庭中。不得不先反位也。再射時。大夫羣士始即事。恐其或愆於儀。故就次中監視之。至三射。則次中之儀皆前見矣。而諸公卿始繼三耦而出就楅。與衆耦同拾取矢。司射命三耦後。宜先反庭中之位以待事。且再射止見大夫庶士次中之儀。而未見其取矢於楅之儀。至是始一一監視之。褚氏寅亮曰。此時三耦尚未拾取矢。注中挾矢二字。衍也。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疏正義曰。三耦。校勘記曰。三誤作二。○散氏曰。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衍。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微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其爲衍也明矣。盛氏曰。上云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司射命之之辭。非謂三耦已爲之也。司射命訖反位。於是三耦皆自射位適次南少東。祖學逢。執弓右挾之。反射位。而后小射正作上耦取矢也。此皆與第一番取矢之儀同。故以如初蔽之。三耦拾取矢。言於小射正作取矢之上者。以其有祖決遂之事在作取矢前也。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散氏不悟上經之闕。而反以此爲衍。誤矣。注謂以小射正代司射。亦臆說也。章氏協夢曰。初取矢時。不見小射正作射之節者。與此文互備也。小射正作矢。當在三耦拾取矢之前。退其文於下者。以初取矢時。無此文也。言作取矢如初。則初亦作之可知矣。凌氏釋例曰。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此篇第二次射事竟。司射倚拊于階西。適階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請第三次射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請射之儀也。又云。反拊拊適次。命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拾取矢之儀也。故曰。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拾取矢。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第一次射竟。但有三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取矢也。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此言諸公卿大夫承小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後也。如初位者。如第一次射竟。諸公卿大夫降即位之位也。又云。與耦入于次。皆祖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此言諸公卿大夫拾取矢也。又云。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脫矢束。退反位。耦揖進

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摺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脫決拾。襲反位。此言士與大夫爲耦。則兼取乘矢不拾也。又云。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此言公卿升就席後。衆射者拾取矢也。故曰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節次甚明。下經三次射竟。不云小射正作取矢者。文不具也。鄉射初次射竟。司射命拾取矢。又云司射作上耦取矢。二次射竟。但云司射作拾取矢。不云司射命之者。鄉射禮簡也。鄉射命與作。皆司射一人爲之。大射威儀多。故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及衆射者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以爲禮殺代之。似未得經意。敖氏以爲衍文。則更非矣。胡氏肇昕曰。凌氏此條甚精。足正鄭氏敖氏之誤。盛氏雖駁敖氏。而其謂上經爲文闕。仍無異敖氏謂此經爲衍文也。得凌說。而諸家之解皆爲贅矣。三耦既拾

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

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初位者。適次繼三耦以南也。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如初。云如初位。又云入于次。見其所進者又深也。凡經

云適次而已者。兼深淺而言也。云入于次者。見其深入也。先言適。乃言入。若次中者。則皆先淺而後深也。執弓。亦右挾之。皆進。謂出次而西面之時也。上下射當楅而進坐說矢束。是俱北面說之也。然則鄉射之大夫說矢束。亦北面

明矣。既說。則上射少西而反東面。下射少東而反西面。乃拾取之。盛氏曰。適次入次之辨。敖氏論之詳矣。而其說矢束之法則非也。北面說矢束。既說而後各就楅西東之位者。大夫與大夫之禮也。既就楅東之位而後說矢束。說之亦

西面者。大夫爲下射之禮也。經文甚明。奈何混而一之邪。褚氏寅亮曰。先言如初位。後言入于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注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如初者。張氏爾岐曰。注繼射。謂繼三耦而射。如初。謂從三耦之法。繼射者皆從耦法。故不再命之也。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說矢束自同於三耦。謙也。〔疏〕曰。正義

方氏苞曰。再射言爲耦之上下。三射言所面之東西。互見且相證也。士與大夫耦。再射即有之。而至此始見。以君射之儀。賓與諸公卿大夫升降進反揖讓之數。具詳於再射。禮重又繁。無暇及士與大夫耦之末節。故補敘於三射。亦列

事之義法宜然。褚氏寅亮曰。大夫爲下射也。亦西面說之。不北面。注云自同於三耦者。欲與其耦拾取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

取

乘矢。不敢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摺三袂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

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疏正義曰。敎氏曰。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大夫與已上下位。

脫耳。又此上下文皆言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然則此有脫文明矣。張氏爾岐曰。諸公卿大夫自爲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者。取矢在後。前取矢者待於三耦之南。至大夫與耦取矢反位。乃與之同升就席。以爵同。故

相待也。褚氏寅亮曰。與反位之大夫同升也。其義已明。不必更添大夫二字。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繼拾取矢。繼誤作既。

右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

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復而未釋獲。復

用成法。敎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疏正義曰。注君子之於事。校勘記曰。事下。徐本。通解。

釋獲者。謂第二番射。復用樂行之者。謂此第三番射。始取荷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

總上三番射。言敎化之漸也。孔子以下。禮記射義文。引以證射用應樂爲難之意也。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

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疏正義曰。注云樂正在工南北面者。賈疏云。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

則直云樂正爲大樂正可知。周禮大樂正。王大射。令奏騶虞。諸侯大射。亦當大樂正令奏騶虞。下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

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

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疏〕正義曰。校勘

上射。祗。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敷。俱作視。案釋文於前視算作祗。注云本亦作視。於此無釋則亦作視也。祗

當从目。今从耳。非也。注不得不和。不得上。徐本。通解。楊氏。俱有五聲二字。是也。○引學記者證鼓亦樂節之意。

射節。是也。引周禮者。射人樂師職皆云。天子驪虞九節。諸侯鯨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蘋。皆五節。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鯨首閒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遷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鯨首。逸詩。曾孫也。鯨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

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

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

〔疏〕正義曰。注云鯨首逸詩曾孫也者。以鯨首是逸詩篇名。曾孫其章頭也。因亦謂之曾孫耳。云鯨之言不來也者。

解詩篇名鯨之意。鯨典來古音相近。不來。即鯨之合聲。猶終費之為椎。邾婁之為鄒也。云其詩有射諸侯首不

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者。以鯨為不來首為諸侯不朝者。故其詩因以名篇。中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故用其詩為大射

樂章也。云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言。

知為此詩章頭。故後世又名鯨首為曾孫。云以為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注說原本射義。考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時會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凡取以爲節者。皆有其義。盛氏謂以樂節射。但取其節。不取其詩之義。顯與記文相悖。又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其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詳釋記文。此節明言諸侯相與盡志於射之事。所引詩言。亦與樂時會之義相合。是此詩爲狸首之詞甚明。故鄭得據以當狸首之詩。非聖空而妄說也。盛氏章氏駁之。非是。劉氏嚴別自爲說。謂狸首爲騶虞。取其與騶虞采蘋采芣二南篇名。夫不顧其義。而惟取於二南之中。則二南豈止此四篇乎。且蒙文狸首。其形并不相類。何得妄取而當之。此真違不知蓋闕之義也。云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張氏爾岐曰。聲之疏數。必使勻適如一。以射禮所重在於能循此節也。

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

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

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疏〕正義曰。校勘記

作後。注辟不敏也。葛本無也字。意所擬度也。擬。徐本釋文俱作人。與單疏述注合。○賈疏云。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惟作樂爲異。散氏曰。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似不必獨見之。且語句不合。亦恐非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盛氏曰。稍屬當從散氏作衍文。或謂稍屬不以樂志爲句。非。方氏苞曰。再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作言稍屬。蓋以君之血氣有強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疏數如一。不可必得也。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循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寬之。亦所以使自循省。而知職任之重且大也。胡氏肇昕曰。稍屬仍謂授矢于公耳。不言授矢者。省文耳。注云辟不敏也者。以君之遲速與樂節相應。不以樂志。則不見其不敏。是辟不敏也。引春秋傳者。定八年左傳文。引以證志爲意所擬度之意。吳氏廷華曰。注謂不必應樂。於文似矣。若以理論。則比禮比樂。君臣皆然。以諸侯而不必應樂。則狸首爲虛奏矣。或云。公自以樂爲志。臣下尊君。不敢必君之以樂志爾。存參。卒爵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疏〕正義曰。散氏曰。卒射如初。謂公卒射。以至賓反位於階西之儀。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三事皆如初也。降反